

人物志卷之五 大夫由長尚書母

叙曰天地靈秀之氣鍾之于太子是豪傑挺生以應

文明之運出則彪炳于旂常居則型範于鄉曲是皆  
經綸世務冠冕人倫而聲施于不朽者也夫士君子  
居世片言之善足以徼福一德之施足以動眾苟不  
原其惻隱之心而遽畀其施予之跡是非大公之道  
矣見鄉賢祠論志人物

漢歐陽生按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  
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

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  
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  
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子陽  
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按太子後爲  
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待中貴幸至以府戒其  
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  
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  
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  
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余觀

地餘之子爲亂其父賜數百萬錢卒不忍傷父志其  
名爲誰嗟乎乃知歐陽氏世爲博士其子經不工止  
能誦習而已

兒寬按漢書兒寬子乘人也治尚書歐陽生以卻  
國選詣博士授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  
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  
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  
自將善屬文缺儒于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  
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

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  
至附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  
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  
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倚其材以爲掾  
士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主問曰前奏非俗  
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見寬上曰吾國聞之久矣湯由  
是鄉學以寬爲奏獻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  
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  
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

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于得人心  
擇用仁厚士推情于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  
表奏開六輔凜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濶狹  
與民相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  
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  
輪租繼屬不絕課更以嚴上由此愈寄寬及議欲放  
右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  
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  
泰山上帝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揖

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旣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縻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社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宜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承享光輝充塞天文燦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大初歷語在律歷志初

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  
欽徵褚大夫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  
之褚大咲及至與寬議封禪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  
眼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  
有所匡諫于上官屬易之居位九歲以官卒王云甲  
歐陽欽按漢書歐陽欽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  
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皆爲博士欽既傳業而  
恭謙好禮讓至莽時爲長社宰更始立爲原武令世  
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  
太守事世祖卽位始爲河東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  
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  
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欽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  
歲徵爲大司徒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  
守闕爲欽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  
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  
王書求代欽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爲儒  
宗八世博士而以賊咎當伏重辜欽門弟子勿未能  
傳學身死之後承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

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  
死獄中歛操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  
木贈印綬賻纁三千疋子復嗣復卒無子國除  
董永按一統志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流寓孝感父  
本無以葬乃從人借錢一萬日後無還當以身作奴  
葬畢忽道遇一婦人求爲永妻永與俱詣錢主令織  
纁三百疋以償一月而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  
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按魏

陳思王靈芝篇有詠永者

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  
舉校以供養備作致甘眼

續家類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爲乘機

元恭公直按元史恭公直益都樂安人世業農至元  
五年爲益都勸農官九年爲沂莒膠密海五州都  
城池所千戶十年賜金符命遣征日本戰船于高麗  
時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見俾與宋不烈拔都  
等領兵同行蕭南等處招討司事抵峽州青草灘霖  
雨不進還屯玉泉山率兵三千攻安進下寨破之殺  
宋軍百餘人獲牛馬七百還至襄陽樞密院命督造  
戰艦運舟襄陽既下奉直領鄧州光化唐州漢軍及

郢復熟券軍九千二百人從諸軍南伐十二年冬至  
隆興宋軍突出城門逆戰公直敗之追抵城下遂踰  
濠拔木焚其樓櫓斬首萬餘級生擒七百人隆興降  
由是南安吉贛皆望風款附平堡柵六百餘所公直  
又令第二子恠古台攻梅關破淮德山寨入廣東至  
南海皆下之詔授公直武毅將軍管軍土千戶召入  
加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金帟符領侍衛親軍時  
伯延伯蒼罕忒忽魯叛于西夏命公直率軍討平之  
十八年五月陞輔國大將軍都元帥宣尉使鎮別十  
八里初帝詔以長子泰龍萬戶公直自陳父年老乞  
以忒爲樂安縣尹就養其父制可仍終身勿徙他職  
至是乃以恠古台讓萬戶佩金帟符從之鎮公直陞  
辭曰臣父喪五年願葬以行帝許之至家葬事畢遂  
許樂稅課及貧民逋負悉以賜金代輸之乃行二十  
三年諸王海都叛侵別十八里公直從丞相伯顏進  
戰于洪水山敗之追擊浸遠獲兵不至第五折援力  
戰而死公直與妻及恠古台俱陷馬二十四年恠古  
台奔還授定遠大將軍中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改

湖州炮手軍匠萬戶討衢州山賊有功加昭勇大將軍  
軍泰後終于知靈海州

路達按通志樂安人爲日照縣尹廉潔愛民政平訟

簡與舉廢隊事集民安今祀日照名宦祠

劉蕃按通志劉蕃字君卿樂安人授西臺御史彈劾

不避累官中奉大夫遼陽行省參政治書侍御史

程鵬按諸志鵬字萬里樂安人善醫卜家富樂施嘗

任人匠總管府同知至順間發粟賑荒一方攸賴事

間旌表後建書院延歸儒爲教授生徒四方來學者皆

給以筆札衣糧卒業而去元統二年賜書院額曰明

誠今庠鐘懸其當時會食物也又施陸原十三許凡

死而無後有後而貧者皆得就窆迄今賴之後有朱

景初沉靜溫良克敦孝友至順間亦以賑荒旌表乃

嶺德石立于高家港市中今猶存焉

明朝閻寬字德厚其先東平人元末來家邑之石辛鎮

命殺世生寬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監察御史正色立朝

彈劾不避權貴以不徇津要之請深爲錦衣指揮馬

順所忌出按北畿再按湖廣小民得職墨吏多解綬



去事竣還朝以中傷下錦衣獄馬順輒還宿憾逼  
公誣服編成遺之鐵嶺平受之請殺為論不肯許思  
命下暴瘡就道留長子庠生溥侍父携次子江隨行居  
遼三年怡然自得惟以不躬父養為恨溥卒計聞感  
父之老而無倚也成疾而卒江扶觀西歸抵家而父  
亦卒江傷三世繼歿又父以直獲罪未雪襄事後廬  
于墓所刻意家學冀直父謾果登成化辛丑進士江  
字朝宗才猷德業克世其家事繼母尤以孝聞終于  
戶部主事

蔣賜按府志賜子文輝樂安人正德辛巳進士知沐  
陽縣撫流移勸耕種興學校飭兵防為舜澤蘇祜所  
稱服已而擢江西道御史糾彈無避督離河東再巡  
畿輔咸以歲侵為民請賑貼危者諸方賴以全活平  
河東青羊山寇擒畿內妖術以千數時論偉之後為  
權貴中傷謫守吉州創石城以衛民今祀名宦有像  
學宮陞公庶事轉貴州兵備安置土官仇殺者貴州至  
今寧謐尋致仕以壽終

李舜臣按府志舜臣字懋欽字夢虞樂安人嘉靖

癸未會試第一年方弱冠長身玉立器度甚偉自巖  
喬公爲史部方以耆宿獎勵後進一見嗟異以台輔  
期之調吏部文選司主事轉員外卽出爲江西提學  
僉事陞南京國子司業進北太僕寺卿性簡重慎詳  
居家儉素不樂紛華讀漢儒註疏去古未遠其言足  
據復用六書正其舛訛爲文力浣脂澤尋崇風味畫  
刊枝葉獨臻妙約童丘李伯華以書遺之曰公文畫  
去皮肉畢竟如伏羲六畫已乎然文人獨擅反約爲  
雜茂

朝文章家以一名品也

程紳字伯書樂安人嘉靖戊戌進士知長治縣以家  
徵爲刑部屬獄獄詳明多所平反大司寇聞公雅重  
之適榆林兵備員缺薦之銓曹疏名以請遂奉

勅以陝西僉事往蒞之懲夙弊剔奸貪遠斥埃諱烽火

敵不敢犯民賴以安再除河南僉事山西叅議治蹟

尤異後防秋有功詔下褒美擢山西副使懲飭獄刑

等關保定府以其地外當極衝內屏畿輔要害重鎮

晝夜焦勞以備戰守食寢或廢遂疾卒官輿論惜之

李夢虞曰志人物所以表德垂後邑故多賢可表垂者不是盡也他志又有故戶部尚書單縣秦公絃

吳禎者縣令輸布宣府所善桓臺里人泰安屬道一緘問之乃公于安為從弟年十二三時父携以如軍未嘗反也今為都御史宣府巡撫禎至入所承緘公驚曰吾家信至問其墳墓宗族有悽然色禎家公惠以瑣帽皮襖以一絨物與之曰以遺吾兄也按通志載公字世纓單人景泰中舉進士任監察御史劾中官採辦諸驛丞陞雄縣令以禁革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邑民數千人訴登聞得寬宥調陝西府谷縣令日與將官講兵法料敵情凡六載知葭州調秦州以艱歸秦民日哭留奏保仍任秦州累遷至都御史提督宣府凡與敵十戰萬全制勝遷戶部侍郎以忤時貴降廣西叅政尋陞戶部尚書絃正直副方節緊凜凜為時名臣卒諡禮部侍郎安陽崔公銑乃祖為趙

即公之母太夫人也遂生公公時名儒後貴顯其族存者大成等新張里人萬曆初侍郎孫名榮者癸未進士嘗浼邑令任侯讓查理先塋地畝猶有水木本源之恩矣其先俱邑人為他方有焉惜哉

已乃若

論大立

論大立

論大立

論大立

論大立

志人物所以表德垂後也故多與公志  
者其是也他志又有故尸印的書與聯泰公也

之乃公于安為前之

其墳墓宗廟有憾也

公字世綱單人長於中舉進士仕監

不免邑民數千人訪登得宜存

其功其美其功其美其功其美其功其美

其功其美其功其美其功其美其功其美

節孝

天叙曰孝為首行之原節樹一身之槩皆足以振頹風

而迴狂瀾其有關於世道非鮮淺矣雖然縉紳無論

皂乃若閨閫簪笄之流非冠冕詩書之素顧能抗節

殉夫立孤存嗣有奇男子之所不能為者而

綸綽之褒與夫旌恤之典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無紀

哉志節孝吟楚州事婦吳廷佩五十翁日知留楚

元孝子熊燾一慈志士熊宇文益樂安人累官南臺丞

件正臣按通志正臣字真卿樂安人操履端方為忠

顯校尉管軍千戶辭職事親竭力奉養以孝聞旌表  
張士謙按一統志士謙字文益樂安人累官南臺監  
察御史出知婺源州事敵兵至踰五十餘日城陷被  
執先戮其妻仍加刃士頓以脅之降士謙曰吾爲國  
死忠豈畏死耶可急殺我至死色不爲變罵謙不絕  
事聞追封清河郡伯非景書之素願並贈  
胡濬按通志樂安人順帝時爲益都路總管無命  
天兵取益都濬死之哀憤一良之烈皆吳以附贈

### 明朝孝子

孫整其出身見選舉通志稱其居父喪哀毀骨立繼  
而祖母卒廬于墓旌表坊在南街可坐是

徐道諸生也父喪廬于墓三年其後母喪復廬于墓  
以不得卒養悲慕至老不已或名其屋曰思菴所處  
蕭然二楹耳衣食或不繼而志行不爲易以艱苦故  
廢章句之學言督學道主儒衣巾不能試也督學道  
以問縣官儒詳爲嗟曰是不當得衣巾而復誰乎

### 元節婦

劉氏聶貴妻按舊志樂安人年十九嫁貴事舅姑克

盡婦道至三十四貴死且夕悲哭不輟誓志不二及終喪織維益勞孝敬益篤鄉人稱其節義有司具實以聞至正己丑旌表曰長不嘗野亦中節婦

劉氏王仁妻按舊志樂安人自笄適王氏有婦道年二十五歲仁以疾卒有二子曰信曰德俱幼劉氏躬績緝以育幼孤及舅姑歿喪葬如禮終無他志有司上聞旌表也父歿盡于墓三年其對母喪更盡于墓

劉氏蔣恒妻按舊志樂安人十八適恒生子昱甫二歲而恒死劉氏時年二十朝夕悲哭蓬首脂面哀毀踰禮父州憐其少宜將嫁之乃曰吾身可殺志不可易父母知其不可奪從之家貧自紡績以奉舅姑撫子昱稍長俾就學比娶生孫革七月而子婦又亡劉自有之恒死後三十年舅姑始卒喪葬盡禮孀居五十載中外無間言旌表

明朝節婦

劉氏王鑰妻年二十有三鑰死遺一子曰大眼方六七歲劉紡績養舅姑迨後舅姑及子相繼歿劉獨浚居四十七年母亡一往哭而已族表

蕭氏宗輔女白沙社人正德辛未盜攻陷城蕭氏爲盜所得欲騎以歸而蕭執不從卒以罵賊支解而死有司以聞奉辛二十有三年詔褒賞二千曰大期六六首旌表祠在西門外

翟氏蔣惠妻按府志年二十惠卒翟守志堅貞逮七十終姪監察御史蔣塲奏

聞嘉靖十三年旌表

閻氏陳倬妻邑人江女而倬好學夜讀未寢闔秉燭以待倬未食闔未嘗晷食年二十七倬亡一子萬全

貧無所藉至僦屋以居吳軒者爲其女擇婿使婦言閻氏曰女事姑若是足矣閻氏得新婦至始爰居迨年六十三學道移檄獎之七十餘終萬全洋生

房氏宋尚義妻年二十有三尚義亡生子光輝甫三歲比尚義旣塋房哭于墓所向其父母叩頭曰今爲宋氏寡婦無復望我過家矣于是晝遣奴僕但覓一老嫗司戶供汲杜門躬炊晨夕誦佛書絕不飲酒食

肉二十餘年及光輝補縣學生以所入真市羊豕祭其父墓歸而進胙于母房稱觴拜曰父歿久于禮飲

酒食均無傷也房爲舉觴一自是復不嘗矣嘉靖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一而里婦罕有識面者其志行如此

傅氏趙希龍妻生員耿光母也年二十有二而希龍死傅號泣嘔血幾不自存諸妯慰之曰卽相從地下可矣若孤穉何乃悟而起居貧力績以育耿光稍壯俾從叔希益受戴禮婦亦憐之時分所有以濟匱乏迨耿光爲學廩生傅已皤然垂白矣嘉靖二十五年知縣王本固以聞督學虞坡公擬十獎之

張氏李棟妻性寡言笑棟素嗜麪菓張屢諫不聽果聞之生計因以成疾乃語張曰向不聽汝言今若此汝馬賴耶張泣曰餓死事家小失節事極大吾聞其語矣遂嚔指出血以示棟卒無以爲殮乃脫簪珥營塋紡績自力事姑撫嬰朝夕惟謹身不出閨門幾四十年知縣王本固聞之督學楊公致禮懸扁旌其節年八十終于正寢

蔣氏蔡嘉賓妻爲史賜女也通書史夫義年二十歸嘉賓克盡婦道宿病湯藥必親嘗夜則籲天祈以身



代比賓卒尋自縊家人救免姑及父母以遺腹解之  
 稍悟既生女不育復以死誓念姑年老朝夕事之未  
 嘗出閨舅氏欲奪志遂斷耳剪髮以示志有司以聞  
 臺臬咸極獎之垂十年姑卒歸母室人皆稱其孝云  
 自孀獲獎卅一次督學袁公廉其孝復下檄獎曰嗟  
 惟蔣氏古令女儔也而孝行卓卓蓋有加矣有司其  
 亟以報朝廷曰趙張軍宿小夫贈書錄大吾聞其語  
 聞疏未上病卒年五十六姪舉人蔣奇鍾為作貞孝傳  
 嘉賓諸生高士汝臣子也表贊曠蕪悲思感不頌果

孫氏李知妻節婦張子婦也年未四適智事姑至謹  
 繼四歲智亡時抱娠五月比生子舍金與姑共育之  
 年少守節且知慈道如此以舍金歿孫慟曰夫亡子  
 喪吾生何為以姑在忍不須更死時有欲奪其志者  
 然竟不可奪卒年七十一屢蒙官道歲致粟帛無其  
 門焉

鄧氏孫可久妻教諭賢女也年十九適孫氏事舅姑  
 以孝聞甫三歲可久死鄧哀毀欲絕未幾舅姑繼歿  
 無所依返鄧室父母命母告之曰守節至願也第吾家

貧而女無子何所恃以終身鄧曰貧者人之常且有  
第在是何傷哉志益堅紡績終身年七十餘應樊八  
次刃凝河入夷楚備寶文此平一又致慈九澤異欲  
隋氏劉允升妻壽光縣瑤之女甫一年夫亾隋水不  
入口欲自絕母及姑使人守之且謂曰獨不念汝父  
在繫忍無一見乎隋諾時瑤以訟滯歷下故紿之云  
耳閱月瑤事結來語之曰汝年少而吾家夙富別求  
佳偶至易也隋佯爲自寬狀因曰俟襄事後當從之  
瑤以爲然守者亦憐隋潛入寢衰服經死時年十九  
知縣金鸞寫扁其門曰貞烈仍爲文祭之

武氏孫浩然妻孫少好讀書武事之甚謹孫病革屬  
曰我死子必更適牽撫吾兒俾承宗嗣武泣曰是何  
言也既不獲與君偕寧忍遺孤罔終乎孫曰夫如是  
吾可瞑目矣復貧不聊耳吾將勤吾手指以自贖孫  
首肯遂致比襄事畢武爲人刺繡補綴以易薪米兒  
賴以立知縣姜璧表其閭云以與韓自景日坐國中  
蔣氏邵繼儒妻生而柔婉早適繼儒未期而繼儒死  
輒號痛欲自絕隣里莫不哀感黃儀實少年慕其行

欲求為繼室父母初不敢言蔣聞之痛謂父母曰大  
 人視女為何如人執數日不食父母竟不能奪姑亦  
 感其烈作園以堊繼儒虛右以俟蔣自是日坐園中  
 焚事繼儒云時年十九今已六十餘志益堅貞知縣  
 姜壁扁其門曰金石同堅吾亦憐吾手許以自親終  
 劉氏畢澄妻與夫同貧苦終日夫收其  
 郭氏李國誦妻臨淄南洋社人奉宗嗣友誼曰吳何  
 張氏宋懋官妻終身不嫁其夫死後終年守節  
 王氏生員李培妻曰貞烈其夫死後終年守節  
 孫氏科伯選妻其夫死後終年守節  
 孫氏許敬妻其夫死後終年守節  
 宋氏蔣奇鈇妻其夫死後終年守節  
 王氏侯應封妻其夫死後終年守節  
 袁氏安一澄妻知縣王國翼申呈題  
 請旌表有坊

論曰邑之節婦當不止此而獨此錄者良以嘗蒙旌  
 表故也弗是之蒙雖有顯迹志亦不備豈非以私嫌  
 哉嗚呼守節者固匪令名之為而名之章徹實所以

褒前勸後也乃以未有所蒙輒棄弗錄亦可哀矣  
夫道世難具多莫能存願我志亦不辭豈非以錄  
歸曰邑之節故當不止此而歸此錄皆具以實  
蔣奇鍾揚橋社人築之子納級金吾左衛指揮僉事  
個儻有大志通經史善騎射賦性溫厚不與物忤事  
親孝父瞽自操匙筋哺父日夕泣禱父復明人以爲  
孝感所致居親喪三年不入私室妻死不再繼人咸  
義之性尤喜施歲饑出粟三百石以賑修城首先助  
工建橋置逯原冬日築室居無告五十餘人人授衣  
日授糜死授棺數年無一凍餒遠邇就之如流以疾  
卒闔縣哭之雖婦人女子莫不悲哀

知縣孟楠曰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鍾以加職武  
弁而行義足嘉卒之日闔縣悲之舉宗百人舉卒七  
十生舉縣鄉耆三百餘人詣縣呈其孝友之節施與  
之義無不人人泣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斯人也夫非三代之民與予故表其廬曰孝義流  
芳云

喪云初後也乃以未有所以...  
出俱入也夫非三升之因與于姑妻其爲白者美也  
之義無不入人亦不俱與也三升之所以直道而行  
十全舉細極管三百箱入諸線呈其表文之前或與  
余節其美且儀卒之日闔線悲之舉宗百人舉平寸  
味線盡麻曰天賦之身人心未嘗死也雖以味線五  
卒闔線哭之雖散人女子莫不悲哀  
甘幾禁反對許樓五舞一東趨趨國源女吹流以表  
玉雲謝置泰京冬日樂室呂無吉五十箱人人對文

祀典

墓附

祀典  
十...  
我...  
公...  
以...  
祀典

叙曰國家肇明禋之典有祈斯有報而惟于應祀之  
神其他一切淫祠弗與也于此可以見經制之善可  
以觀正大之情志祀典西抵四圍穴十晉兩無限小  
社稷壇在城西歲以春秋仲月上丁後戊日南向致  
祭以廢萬曆七年知縣崔汝孝外築周垣北建神門  
中壇高三尺縱橫各四步稷神有位祀典有所登降  
有階拜立有壇焚瘞有坎皆以陶甃砌之壇北少西  
爲宰牲房南向西爲便門又西爲更衣室東向始復

舊制焉南向西爲東門又西爲更入室東向故

風雲雷雨壇在南門外歲以春秋仲月上丁後巳日

北向致祭列境內山川本縣城隍之神久廢萬曆七

年知縣崔汝孝建制同上惟神門在壇南坐落房南

向更衣室西向俱在東便門東始復舊制日南向經

先師廟祀先師孔子東西列四配次十哲兩廡列七

十二子次春秋以來諸儒歲以春秋仲月其下且致

祭日國家率山川之神亦祈漢官禱而計于

發聖祠嘉靖十年欽依建祀於聖孔公以四氏配從

祀三人周程朱舊寓敬一亭內二十五年知縣王本

固鼎建于名宦祠東後地隆慶六年知縣吳一龍改

建于東廡後舊名宦祠址萬曆六年知縣崔汝孝更

建于廟之東北蓋取生旺之義云天賦士

名宦祠故蕭信公祠也在城西一里以隋蕭琅名令爲立

祠宋嘉祐中廢重修元以縣尹基泰張德新配亦曰

尹廟又廢

明朝洪武中知縣謝中復增修之後祀嘉靖初知縣王

傅遺其祠稍東益以漢樂安太守陳蕃更今名二十

四年知縣王本固爲更建祠于儒學東廡後隆慶初知縣吳一龍改建于舊祠少北萬曆六年知縣崔汝

孝重修

鄉賢祠舊曰名賢在縣治北始知縣沈清上邑故賢

梁鱣兒寬董永欽依建祠至嘉靖初知縣王傳遷之

儒學文昌故祠益以漢歐陽生及孫欽元張士謙程

鳴

明朝孫愷更今名二十四年知縣王本固爲更建于西

廡後萬曆初知縣姜學車修六年知縣崔汝孝以祠

近宰姓所移主就故啓聖祠

城隍廟

在縣治北

洪武初知縣趙復建成化十八年知縣

沈清修

封太學士壽光劉昂記曰古于乘之地今樂安也郡名廣饒為青齊雄邑應天文虛危之

次民尚勤渠歟而不荒豐而有餘自

明朝以來本縣建立大小衙門歷年既遠炎曠所照烈

風所摧漸至凋煨先是尹邑者更代雖多政繁務冗

咸不暇及成化戊戌吳興沈侯清以名進士來尹是

邑下車之初披星而出戴月而歸察民隱蒞民困剔

奸慝變風俗政務倥傯未暇諦視繼而欲作新之仍  
以政未通人未和民致勞傷猶未敢易舉也雖然是  
可以已乎乃徐爲之經畫爰徙片瓦寸木斤反升粟  
日積月累由微至著又輸年政通人和于是廢者墜  
者舉百爾皆備惟城隍廟傾圮尤甚仍復乘隙鳩工  
集役以展舊廢文廟爲城隍廟不費財也經始于成  
化壬寅五月某甲落成于癸卯六月某甲不動聲色

民皆嚮應同僚暨誦父老咸謂侯宜有文以示將來  
侯因以手簡囑余爲記其事于與侯交甚厚義不容  
譎夫必有紀述斯可以播永久則是舉之始未與侯  
之德政爰托貞珉俾後千百載可考也是爲記

正德六年知縣張宗德重修後圯隆慶六年知縣姜

壁重建邑人程鳴伊記曰余稽城隍者護國祐民寔  
陰持福善禍淫之柄而體察民隱

皇御秩爲明神載之祀典春秋祈報列食于上下神祇  
又時至群厲而受享焉牧民者水旱必禱歲時朔望  
必謂始任必盟誓而後視事其崇重繫長遠矣吾邑  
城隍有祠建于明初成化正德間掌一再修廟貌  
之盛余童年及見也後暨留遊四方再三過里則觀  
門序坊寢廢爲丘墟即正殿雖巍然獨存亦就地不  
庇風雨諸神鬼象金碧漫滅博徒市豎時群往而嬉  
焉有年矣壬申春莫今矣蒲汀姜公至誓神宇下裴  
回四顧太息曰城隍爲天下通祀匪淫祠比而顧厥  
圯至是耶茲人心隳之不正違善趨惡奚怪爲哉然

有政作之志迨秋政行民服則下令新廟且出語資  
墳直以倡而興于是邑之學士大夫及父老予弟或  
忻然趨之余亦遠函俸金助之公文掄耆民謹慎者  
入人任其事經始于去年九月至今九月裁葺而告  
成正殿即故更新前爲重門周以翼室塾序大門之  
內並列兩房外楹二坊坊中迤南爲照牆後爲寢殿  
胥攸舊制而壯麗過之寢殿亦列左右序則昔所未  
備也各肖諸鬼神之象飾以金碧赫然改觀人之望  
之嚴若有作福作災者在茲八人者屬余弟移書來  
郵請紀歲月余惟公爲吾邑揚善遏惡人成長慕是  
能務民義者今復鬼神焉崇厥意汲汲蓋以理道俾  
民易惡向善已爾民有善吾揚之有惡吾遏之可矣  
然寧無善之弗彰者乎寧無惡之獲免者乎又寧無  
革面一時真吾遷秩復肆惡以病善者乎鬼神之神  
無幽弗燭吾民素所奉信者故即諸典禮尙厥形貌  
俾吾人觸目激中靡不惕然曰茲善報茲惡報鬼神  
從而福之吾爲惡公必遏之雖幸而獲免鬼神必從



而禍之即有外飾善狀內懷惡情有所俟而復逞者亦何心味類汗莫利爲之矣是小人之畏法度也不若畏鬼神之深而君子之崇鬼神者固所以維法度之不及乎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余于公是復見之公諱壁字完卿浦江其別號也霸州文安人幸未進士德業聞望卓然爲今賢令冠云

**邑厲壇**在城北一里歲以清明申元十月朔導迎城隍神

位于壇榜無祀神鬼而祭之久康萬曆七年知縣崔

汝孝建制與風雲雷雨壇同

**鄉厲壇**九十九所洪武八年定制每里立壇一里中

耆老主之祀本鄉無祀鬼被今廢

**八蜡祠**在城西一里即王傅所建名宦祠地嘉靖二十四

年知縣王本固建歲以十二月望日祀先農司耨田

畷郵表啜水庸水防絲席百種諸神

**兒寬祠**在城西五里墓所成化五年知縣馬亮建十六年知

縣沈清以舊制卑隘復買地三畝重修祠堂增置東

西廂而肖像其中歲以春秋神月上巳日致祭嘉靖

二十四年知縣王本固以祠廢墓存又合祀于鄉賢

祠乃倣古上陵之制改以清明十月朔舉墓祀焉萬

曆元年知縣姜璧建門築垣更樹墓碑七年知縣崔

汝孝重修門二座繚以周垣仍建享堂東西廂于墓

前各四楹今廢

龍祠舊在東門外元至正四年邑人程鵬建

秘書即章丘程

記曰千乘當青淄之下流歲雨溢民田爲災舊尹菴  
肯李嘗築堤以庸水復建龍祠于其上歲邇堤壞祠  
圮民遇旱潦祈禱無所邑之義士程公萬里乃卜東  
城闈得隙地而遷祠馬棟宇宏麗視舊制有加其邑  
廛吏民便之工既訖將刻石以貽永至簿趙奢魯俾  
爲文以志其實余惟程公以好義聞山東余不容贅  
切謂龍之爲物神變不測而其潛見飛躍各有其時  
易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易六虛也六  
龍乾六畫也龍一動非時則氣運不亨而雲雨不施  
品物不流行于是有旱乾之患矣聖人得天時行天  
道于天下亦然萬里好施者也其能體于是乎余因  
其來求記作樂章二首以貽邑人歌于龍祠尚與兩  
陽時若以副太平之世其辭曰海有波兮侏有雲龍  
出時兮淄水神淄水神兮富我民侏有雲兮海有波  
龍出匪時兮淄沒禾禾既沒兮民受瘡嗟我民兮孰  
怨孰尤建龍之祠兮迴龍之舟龍不遊兮淄水安流  
千秋萬古兮樂以無憂吹洞簫兮伐鼙鼓陳精誠兮  
奠清醑紛總總兮士民駿奔委兮祠廡望龍車兮翩  
翩候而來兮忽而旋乘雲雨兮御天萬古千秋兮豐  
稔有年

明朝天順六年知縣狄惠遷于城隍廟東成化二十一

年知縣沈清重建嘉靖二十六年知縣王本固重修

僉事蔣陽記畧夫龍神物也當氣機之感驟鱗奮翼  
能鼓雷雨于八荒默切玄運以利澤生民是以先王  
每遇水旱之沴則以五色列其形而大雩之故生民  
往往爲祠以答其神功之及我邑龍祠自天順間徙  
此將百年矣物久而敝乃理之常前之神祠復就頽  
落勢將塗地風雲無所庇覆根頹無望人多愴然歲  
于未天地乖閉驕陽橫寒炎颯慘慘郊原焦燎企臬  
王侯以名進士尹是邑感額暴旱遍祈神祠至龍祠

祝之日吾民急矣汝能神寧凜然三日雨將新汝祠  
至期霧靄雲滄大雨四霑流潦過通郵滄盈溢戡遂  
大稔矣日民祿事可樂也神功不可忘也需材固在  
我而督之必得人詢之眾眾曰壽官蔣福剛介沉厚  
人也必能成務侯曰俞又擇邑民殷實者徐鐵等數  
人佐之福承命鄭重殫厥心慮榆木于虞博覽于陶  
錦彩于繪漆光于髹率衆督管至忘食寢矣每躬請  
指顧捐給錢帛時未兩月大工告成舊殿宇朽故添  
易者十七八名曰葺舊而功力實倍于創始由是邑  
之縉紳黎皞舉欣欣然曰神依人而行者龍祠既建  
必有麻蔭不可無紀述垂之世世侯授簡屬予記之  
予謂庚馬雨而縣兩如隨符繳何故也易六爻之列  
係陽于龍元亨大通君子所法今矣之感神孰非中  
正之德以類而應者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其微  
也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神其有焉詩曰豈弟  
君子神所勞矣矣其有焉不端迂塞摭此爲記

萬曆八年知縣崔汝孝因禱雨有應重修十三年巡

按御史韓應珙禱雨創建兩廡重修正殿抱厦冬火

殿燬萬曆乙酉年重修

真武祠

在城隍廟西

嘉靖二十八年邑人裴輔蔡汝明等

建邑人蔣賜記曰夫以內虛外無太極會合于有象

氣以紛紜知來藏往迴合靡定瞬息毫芒無停機于

不識不知之表恐難著之意思也說者謂真武神具

人形體形何所附又援于寶搜神記云鍊度矜持發

迹神班而約之祭四事義不應祀論據形者失之昧

于寶所載失之誣祭法循常失之拘蓋天高地下理

氣相尋氣何往而不化今之披髮跣足之體押一詩  
氣化顯見後世乃模象之以爲形亦未可知鬼神聞  
天地之用何假于修習其流行寂感果有越于天者  
乎祭法之說人事事也而微顯之端或不可槩論夫  
天地一氣耳渾渾噩噩上下既形方隅始定顯氣會

成

合為餘力之先疑而為水滋而為象火木土金各具  
一氣水則無而有之真誠武大以之名神死陰杜陽  
龜蛇彭馬天地萬物各宅其精一草一木咸資生化  
黃帝封百神以著鬼神之用思功利之大莫盛于水  
故旌水之神名曰玄冥位于北位以應參井之精而  
顯項成湯實主其祀百川四瀆之神皆聽之後世或  
變其名為真武耳非若矯誣淫昏之神奇表雜詭之  
祠可比也或曰真武今之肖像宋仁宗之王容也仁  
宗應真宗之禱降而寓世為太子時每散髮露足行  
于宮中以是知其驗又云我

成祖驅六甲藏北地天威震蕩北寇奔逃而神披髮揮  
劍足躡玄武呼嘯于陰雲之上佑我兵勢重瞳親睹  
百官六師之眾無不仰瞻威寇旋師乃命範金為形  
並以為舍宇欽崇其祠于湖湘武當之禮以顯其靈  
而酌其烈自是天不祀真武神者尤加禮敬豈非感  
應之機鬼神不知之亦化也耶然天地之道有常有  
變有顯有微對峙流行而在不測大無神亦無倫  
擬此品之清精無不列之明言不能盡其

佛子失其勇願語其列也其言其意以此知神變  
不可以猜量名相不可以言說也其有不知名直  
流莫銅斤斤鼓鑄鎔液範而為尊武之象時容偉然  
渾乎無際一鑄而成入成其之善民裴輔任安蔡汝  
明蔣驥合謀訂詞詢眾之公竭乃為棟宇三年始克  
有成創之于城北隅以為神愛靈之所其周身之金  
鑲廟貌之彩飾龜蛇之盤糾拜卒之護待邑內士君  
子者姓壽宥蔭福郡郡丞蔡汝臣岸上宋光輝等皆  
簞錢衷貲競為輸助期未三月遂告底績金光晃耀  
羅納嚴葺翠淨空而舞鳳停鸞棟宇宏固而躡奔虬  
繞連錢結于紫恩藻并繪于松楠殿閣巍峩遠近瞻  
敬且神妙于無聲無臭而人心之向往者乃靈騰發  
見之一端也是故洋洋派動耳况奠兩儀而無端宰  
萬類而不窮又有大於此者乎高士萬雲峯道流趙  
有首領任安輩共議龔石紀終始之功乞于文之乃  
為之援理氣以破紛紜之說使不惑于向所云也建  
立間郭侯玄池公適下車侯神之至義當勒名安丞  
錄碑文以請之侯曰吾嘗疑于是神之迹今讀此錄

然矣古人祭坊墉于坎位以禳火義有在焉其樹之不汝斬若世至其祠則托之蔣曠氏云餘有功于象宇者于碑陰  
萬曆七年知縣崔汝孝創建抱夏四楹為詳具馬

于殿前八年重修正殿門垣

義勇武安王祠

在預備倉後

宋建炎二年建金丞安泰和

聞邑人張彥重修

邑人明若水記曰元祐間詔封義勇武安王天下廟事之自茲在在

敬奉香火者獨廣饒為家驗諸眷記蓋宋建炎歲在戊申乃本朝天會六載也大定間穀稍不登朝廷恐費民用社議權停承安庚申復興茲事邑人張彥見廟墜壞乃洎擇良辰鳩工命匠期以旬畢事者其始終以修造實日記之果不出于前期憶事之興廢良有時焉不更塑象何由而新不重修廟何由而成像雖新非廟烏可以廟既成致像恒能守夫白圭玷不磨不河完美正存不琢不為器非其人可乎若亦

與張公彥忝同里閭因于事之始未能知其詳故亦僅作記傳之不行

明朝成化二十年知縣沈清以禱雨有應重修善始靖一

十年知縣馬字文建三義堂于正殿後後祀隆慶

知縣社朝費重建

自記因樂安縣迤西北偏有義勇社安王廟廟之後有三義堂余茲

社樂邑甫下車調廟見其堂地壞勢將廢免遂召鄉之耆耆諭曰此三義也爾可無二尚義者以新殿堂中有馬氏經賈氏濱遂慨然伏首日敢不領厥命遂為首倡于是出夫夫某等願荷資以鳩工不逾月感而堂成煥然新矣三義儼然如生矣余偕士夫落成命曰茲義舉也可無記以垂不朽夫記也者紀其義而已矣非紀其堂也蓋堂有興廢而義無存亡義豈因堂而廢乎夷考三義之在漢時其職在青史者不容贊矣至如雲長之生蒲西翼德之生涿郡玄德之產中山夫不惟姓氏不同而地之相去亦若是其遠也其

所以同德一心以扶漢鼎雖至死而不改行易轍茲  
乃義氣也披堅執銳兵不解甲以號孫吳以奪晉鼎  
決雌雄于三分之中茲乃義戰也至今相聚于一堂  
之士有感則應揆若影響福善禍淫鑄鍊不爽此乃  
義靈也故曰義之于君臣也昔狄梁公之反周爲唐  
魯仲連之不言帝秦皆其遠也關張議劉于草莽間  
離合聚散出親罹險卒無二心必欲延漢祚而續之  
非見義之真者而若是乎余治樂二載獨慨樂民知  
修夫義之堂而不知修夫義之實動則焚香立會誓  
結况弟健翹爭訟經歲不解必至于殞身忘家危父  
母數妻子而後已果慕三義而興者乎蓋三義名編  
兄弟實則君臣乃貞于義者也今樂之民不遇播  
播隨凌厓良善此乃好于義者也夫義莫大于君臣  
亦莫重于租稅何催科逋負歲無寧日又果好義而  
相修夫不將道德一而風俗同乎隆古之治可遐想  
樂豈直變功利之俗如齊之伯業而已哉余于此而  
並記之匪特以章片義之靈亦所以立勸云爾

晉曆三年知縣姜暨惟三義堂仍舊餘悉修飾七年

知縣崔汝孝重修八年創建鐘樓于二門左

墓四更余于爲天人而不畏惡靈轉輒而斷其滋

漢李左車墓在城西十五里舊志成化五年知縣馬亮以

盜羨塚徵其所出銅鼎有文漢將軍李左車云校韓

信以漢三年得左車用其計下燕遂東定齊明年立

爲齊王又明年更封楚若是在車其爲依而留于齊

與漢將軍者當是時信儼然王矣又方爲漢北控燕

趙而西南與彭越衡格楚苟謂左車爲賢足任以將

軍倭授不然是歿而報贈何不可哉

兒寬墓在祠詳余讀齊乘見任光冢辨云樂安城西

二里相傳有任光冢竊意齊乘作于元時光冢既非

縣有則今城西五里所謂兒寬墓者頗有可疑譬讀

水經至濟水註樂安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冢乃指漢

樂安而言非今縣也元之樂安乃隋唐以來之千乘

金所更名于爲元人而不是察厥辨雖詳適足滋後

世之惑也

八博士墓在城西相傳漢歐陽生至繇八世歿而葬

是故名今其封有五北與兒寬墓相望謂封當是其

頗可疑者按歐陽生字和伯和伯之賢豈減于寬且

爲大師及以淪沒而世獨表出寬乎

唐宋在城西嘉靖中居民掘地獲唐銀青光祿

大夫試太僕卿兼司農卿王柱國宋公墓誌銘石藏

蔣待御家

金八不居士墓在城東南八里居士李姓其名不傳墓

門石坊題八不居士李公之墓時元至正間孫夏色

尹克勤立而御史中丞王昇隸書也按墓碑居士生

宋崇靈間爲金人不樂仕進嘗自贊曰

不貧不富不  
飢不寒不各

不利不閒碑亦克勤立而明若水質書之居士之行無

可考然老尚能文獨隱約以沒世則其不仕僭僞之

操不隱然見哉居士墓東南有樂安尹李公墓則其

子若虛以克勤貴封沒而莖此又東北有華表在石

羊席之類或曰是唐令李元度墓然克勤遺此及父

不表而獨表出居士則居士之賢其後嗣亦自爲弗

及矣

明室墓

在城西  
北五里

室金收武校尉曾祖在初祖宋朝奉

節試大理評事洽州觀察使汪父公正墓在馬弟

議卽飛騎尉原姪忠武校尉飛騎尉璉從孫保義副

尉守修縣李億鎮商酒同監若水墓附

元墓公直墓

在城北  
五里

祖文父旺墓在焉

國主將軍都元帥宜尉使墓公托其門下士蓋刊郭

鵬南寧錄時守正二人來京致書翰林學士王譽其

大畧云公直起身農畝才能不逮中人早從民長備

戎行數十年間致位通顯子孫興盛門戶昌榮自顧

僣庸何以得此是皆祖先積累陰德不享其報鍾其  
餘慶乎不肖之身耳今也思親不見報德無由雖有  
萬鍾之祿三牲之養亦無以盡其孝心矣惟是發揮  
潛德刻之金石光賁松楸昭示來世者願以爲托于  
衰病之筆硯力辭不可得按行狀某氏世爲益都樂  
安人自元帥而止可知其名氏者蓋兩世祖諱文姓



楊氏父諱旺妣劉氏孝友仁慈累世相承以農爲業  
資產富厚樂賑施爲鄉里所欣受金季國勢窘蹙時  
有饑饉于民貧不能供者輒拘繫榜掠之祖府君嘆  
曰事勢至此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乃發倉粟百餘斛  
給散里中貧者助其輸納祖府君嘗夜寢室中有物  
動于床下呼燈視之曰偷兒徒床下匍匐出惶懼拜  
伏求哀府君語之曰勿怖汝非爲盜者蓋爲飢寒所  
逼耳即取錢帛遺之送至大門外偷兒拜謝去府君  
亦未嘗語里中人兵亂之餘河朔飢饉餓殍滿野父  
府君發藏粟命家春搗爲糜粥以濟飢民所全活者  
不可勝數嘗有鄉人鬪爭相擊誤以僵仆遂死者法  
當償命父府君哀其家貧且有老母遂捐家財以奉  
苦主爲其人贖得免死父府君享年八十有四妣劉  
先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二人長曰公直次曰方直  
資性侷倪使習焉令居管庫之任公直即元帥公  
也明敏踴毅膽智過人年十七入爲縣吏以廉幹爲  
令所欠二十餘改隸軍籍從事江浙間能以智謀勇  
敢服併重莫敢與焉等或不數年懼爲馬步諸軍頭

撫都彈壓城壁樓櫓戰艦守禦之具軍中一切繁劇  
事務悉皆掌之靡不辦集後以病起居閑者六七年  
至元五年本路委勸農桑公爲立藝桑育蚕之法數  
年民獲利增倍改監辦寧海等處課程事凡細碎擾  
民者公悉罷之民大爲便瀕海地理荒遠有虎爲民  
害公親挾弓矢求虎射殺之東州士大夫多爲歌詩  
以誇詠其事十年奉朝命詣高麗國督造戰艦功最  
授荆南招討使公到任治軍有法因威蕪著百姓爲  
立德政碑比還吉韻等處愚民有叛亂者官遣人招  
之猶曰還我我甚招討來我輩自不反是歲歸朝上顧  
遇甚厚受招勇大將軍賜佩金虎符充管軍萬戶仍  
歲一子佩元帶金虎符充招討使公辭以其年勿未  
堪軍旅之事今臣父年老願乞一子以微職居家代  
臣侍養臣得專心竭力疆場無憾矣聖心惻然問其  
孝而嘉其忠特命其長子授敦武校尉充樂安令仍  
不遷移西夏地羌戎雜居叛服不常公受命屯田鎮  
守數年號令嚴明賞罰必信軍民相安農戰並修安  
西王嘉其能屢有賜賞十八年復被召赴上都授輔

國上將軍都元帥宣尉使鎮守西邊仍授第二千懷遠大將軍佩虎符充萬戶領其父元管軍營事及陞辭日上問及公家事云云父歿五年未及奔喪餘無所陳上乃聽公歸家給假一月道經濟南遂用朝所賜物于山東轉運司代納樂安合縣軍民二年酒課稅河泊等課元寶楮幣五十餘緡又與本縣民代納欠少差發仍散錢物以濟貧民居鰥不能娶者為出聘財禮以成之及過門不入家徑赴先隴痛哭盡哀然後歸至其家以舊墳塋地頗隘遂于祖塋之北買隣田十畝以增廣之自曾祖祖父以下各依尊卑位次安坐訖嗚呼古人有言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若元帥墓公者生則致其榮養歿則極其悲哀以舊墳塋隘則增大而新之既增大而新之又發揮潛德勒銘豐碑昭示後世以為不朽之計其于當大事之言蓋庶幾矣元帥子男四人曰泰樂安縣尹曰晉管軍萬戶曰升曰渙未仕女三人長適晉軍總管劉禹餘勿在室方直子男三人曰黠曰益曰節女三人俱幼銘曰山石蘊玉草木輝光淵深藏

露以慰孝子無窮之思

### 第方直子泰等墓附

珠川容媚長樂安恭凡爰處其鄉孝友仁慈化及一方積之既厚發之必昌篤生賢子為國忠良智謀黃果剷禍除殃仁心惻憫裨致時康權位尊崇祿厚財豐雙親往矣誰與同榮樹欲安寧風枝不停昔人悲嘆今古同情書札殷勤千里求文勒之貞石用資丘噴我作銘詩語無妍姿按其行實直寫忱辭春秋肅露以慰孝子無窮之思

### 劉佺墓

在城西南二十五里

墓表尚書身仲明謨今半僅存

按通

志登州載佺樂安人官至驃騎上將軍益都府同知兵馬都總管行元帥府事後改治登州因家焉則此或非佺墓意佺既貴為父祖所修而人以佺名獨顯遂誤稱云

### 劉珍墓

在城西北三十五里

墓碑斷什一仰篆大元路鈴劉公

之墓辭有公諱珍字其俯者不可讀

程鵬墓

在城西北一里

張士謙墓

在城東北七里

按墓碑其先金為巷氏高祖織染

總管曾祖行省叅謀鄂祖傑父贈員外郎賢佐淋行

省左右司郎中賢佑從兄沂州知州士亨墓在馬

明朝張清墓

在城南差西十里

張清舊志不載頗聞是洪武間

以人材選為都御史不可詳也

閻寬墓

在城西北十八里

子江墓附

許鵬墓

在城北三里

蔣賜墓

在城北一里

李舜臣墓

在城差西七里

隆慶三年奉

勅造萬曆七年

諭祭文曰

惟爾才稱通敏學究典墳早獻稊于南宮獨超髦俊肆掄材于銓署式叙官聯迨陟階卿

浸登懸仕顧方嚮用遽爾卷懷歎小試而未終道靜修而益遠遺遺故里高風持重于公評論謝重泉渥

典尚稽于追錫項因陳乞特

父

贈郎中錢墓在馬

李用中墓

在城南武塲西

父封通判通墓在馬

程紳墓

在城西北一里

父贈主事王墓在馬

趙德光墓

在城西十里

漏澤園

在城南三里

知縣沈清置又一在園東差北嘉靖

四十四年典史韓時松買顧仙社民杜秀地三畝以  
蓋舊園之不起者

蘇軾墓

一里

蘇軾墓一里 父觀 手澤 墓志 墓外 碑 墓外 碑

李用中墓

北魏西 北魏南

父佳 碑 碑 墓志 墓外 碑

此祭難不和昔靈尚其地

父之 韻 酒 中 論 墓 志 墓

尚尚許干並發頭因刺之林

尚尚許干並發頭因刺之林

尚尚許干並發頭因刺之林

西 北 魏

尚尚許干並發頭因刺之林

尚尚許干並發頭因刺之林

藝文

叙曰立言以垂不朽比之功德言之無交故行之不

遠邑古千乘郡歐兒諸君子以尚書承家守其師說

八世不變真子文藝固天性矣厥後臣時之畧輝煌

活體載筆之史抒發性靈者夫汗漫之譚無關理道

誦謠之什流連光景語雖工弗錄也志藝文十卷

漢歐陽生著尚書章句四十一卷

○說義二篇

按隋書伏生作尚書傳以授同郡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授同郡

兒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

兒寬九篇○兒寬賦二篇

漢藝文志

今逸

李夢虞曰往余見華學士察試士策欲存諸經泮疏所謂雖有絲麻無葉膏削而况宋儒所承以有注者嗟乎其文字在閩建陽史自史記而下迄元十有九種備矣其文字在南太學竊以爲可各儲數部而于明倫堂背爲營一樓貯諸書其上士有能卽而讀不禁也今有白髮未是見者豈不闕哉樓之前爲一亭伐石鐫諸經名物圖令雖童子可指而識考古備物不足爲懸愛惜費也

朝將陽著述巡奏議

歸藏漫稿

李舜臣著易卦厚言

尚書說

詩序考

毛詩出比

毛詩問言

春秋左傳考例

穀梁三例

四經讀

易讀外編

左傳讀

禮經讀

易詩書三經考

六經直音

古文考

籀文考

戶部集

論曰子乘在漢時即為郡治實與東鄒昭南等縣耳而人至今知有乘者豈不以歐兒二氏經學存乎邇夢虞季先生雖以尚書取高第而諸經亦無不通壯歲謝歸闔門讀漢儒註疏隨意有會而筆之所就無慮數十種余嘗讀之旨意高遠宛然歐兒家法也吁亦勤矣後之學者讀其書慕其人而溯其所產樂安自是稱無極焉

唐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

月日駱賓王致書于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

甚雲雨俄別風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之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携襟袖十五年交臂存公畧無半在張學士濫從朝露碎閣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冥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昔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葳舟難因追

唯逆者浮生幾何衰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乎勞生秦天三彌詎忘情于恒化啜其泣矣尚何云歟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扉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開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于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于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未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望足稱無樣之壺松積千秋有切維桑之里故海懷夙昔尚想經過垂役不遑頌言徒擁今西成有賦東戶無為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治賞當年相權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限破予望之經途密邇行中衢而空輒巾下筆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書何盡言意

宋仁宗國子監直講青州子乘縣丞簿孫復可大理

評事制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信為著之于行事以為萬世之法然學

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其事吾將見吾國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

黃庶和李子儀承丞相命賑壽光千乘民被海水溺

死詩盛民汲利家海隅奔走未業田園蕪天意似遣陽羨驅捲水沃殺煎海爐怒濤百尺不及通老幼千百其爲魚耕夫蠶婦來躊躇百金不易箔與錫我公憊息哀其愚埋掩尸骸嗚呼孤吾黨手儀馳赤駟口賈公惠人入嗟日走百里嫌昧哺不飲不食頽色墮去時萬樹如東枯回首綠暗紅紫疎寄詩百言舉其蘼我愧安飽心如菰

青州府推官陳珪小清河議本職自奉委以來惕然舉係一方利病萬姓安危必洞悉其要害深得其肯綮而後可以建議領愚多何足以辦此乃自樂安草

橋迺小清河而上歷博興高苑新城長山鄒平至章丘縣消河而正又沿清河而下至濟東青城及蒲臺縣界迴迴數百里間陟降原隰備嘗險阻周覽其形勝窮究其原委所至必集士民而詢訪乃頗得其梗槩始知前此各縣畫圖皆爲錯謬縣官不審狃于見聞出門望洋付之浩嘆雖屢經計議而不得其要領所以謬委紛紜迄無定論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是也于是按地爲圖集士民而指示之如其處水從某處來某處水從某處洩某處高某處下某處塞某處通某處深某處淺某處因何而決某處因何而淤某處當挑若干某處當濬若干如此而後某水可行如此而後某水可洩某處當急某處當緩其處當開某處當否其處與某縣相近當用某縣人夫其處至某處若干里當用若干人做工若干日一一而與之言始皆人人曉然同聲稱快大約高苑等縣水患由章丘之東有膠河一條流二十五里至小清河故道柳塘口橫過淤河而直趨鄒平以下高苑以上駕鴨灣則溢而汎濫橫流爲諸邑之害懷忠

次則青陽驛後之潞山泊鄒平縣西之沙河縣東之  
 白餘溝皆受單丘鄒平一帶山徑之水下注小清河  
 至朱家灣之夏旺口下流淤塞乃決呀而西亦會于  
 駕鴨灣舊時小民無識為堤于灣之下水既有源勢  
 不能捍則橫衝小清河之北呀而入小清河故道流  
 三十里至劉家口又橫決北呀而出以汎濫于數邑  
 之地又次則清沙泊之水亦決故河而吞乃決北岸  
 而出為蔡家口又次則孝婦河決岔河口而出諸水  
 駭合滙為巨浸一望無際此高苑等三縣之所以受  
 害也次則烏河之水順小清故河而下不能為患但  
 自樂安石羊鎮而下兩岸太卑河身太窄恐不能受  
 以上諸水耳蓋自龍山驛而東環童丘鄒平東南皆  
 山也諸山譬則屋之脊也山空諸水譬則屋上瓦隴  
 間之水也小清河譬則簷前瓦口橫盛滴水之簡槽  
 也新城長山高苑博興樂安之地譬則人家之庭院  
 也今小清河河淤塞譬則簡槽中有物作梗而瓦水溢  
 出流滿于庭院矣若開濬小清河故道是剔去簡槽  
 中之物而瓦口之水循簡槽而注于所當注之地又

將潔河道入清河是簡槽所受不到之水當于屋上  
 虛脊去處為夾溝斜出使從外注不為庭院中之患  
 也天小清河故道志謂齊劉豫導濟南均尖泉東行  
 經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至樂安而入海今  
 自樂安迤河而上至章丘之清河薛渡口止得見小  
 清河南岸一面橫受章丘鄒平長山等縣群山萬徑  
 之水南岸地高北岸地卑此河橫亘其中延袤數百  
 里名雖與大清配然其實大清乃濟水故道天地生  
 成之河小清乃人力所為非生成之河觀諸三河淺  
 深廣狹俱不相敵可見矣大清溪入地下四五丈闊  
 將二三丈小清兩岸僅三丈許河底只在平地上  
 水由地上行兩邊為堤以束之今填淤平滿河底將  
 高過平地五六尺矣所以一決即為害也其所以填  
 淤者何也蓋本來河身橫當諸水之衝而又偏淺窄  
 狹不能容受群山萬徑之水往往衝決汎溢而為諸  
 邑之患凡水上流既決則下流必淤下流既淤則上  
 流愈決決愈決愈淤淤愈決決淤相尋理塞日甚而  
 河遂不通矣此河不通則無以受諸山之水由南岸



之高馮北岸之卑建瓴而下決防而由高苑博興樂安皆居窪下之地胡爲乎其不受害也今必開通此河使受諸水患斯免矣然不必窮源至委盡開之也蓋此河固雖昔人導均突泉而來中經數河自東南諸山來者皆爲石閘于下流橫截之使必由此而之海蓋其初爲通舟楫計也今非爲通舟計乃爲除害計耳苟不爲害則何必盡開而通之故自章丘清河而王諸山之水雖經小清河故道而徑趨大清河不知其幾今皆既入大清河不爲東方之害則自此以上小清河故道開之無益所以不爲東方之害則自此以上癸巳都憲辛公亦嘗挑濬此河自樂安直抵歷下以洩水一以通舟故大學士劉公珣記之曰退出膏腴之田數萬頃又曰於是青船入于濟是已後又淤塞而章丘以上諸山之水各隨其性之所之直趨小清河之故道而趨大清河以入海惟章丘自雲湖最關一遇大雨卽溢于小清河而入于大清河今之清河是已大學士李公賢之記可考也爲今之計惟高除害不蓋通舟清河既入大清河矣則清河以西則不必開惟

清河以東八里許爲潔河較諸河爲大發源于鄒平之會仙山下北流至小清河故道柳塘口高家庄壩間橫注而下至二里許則北溢瀾漫至駕鴨灣而與諸水合滙爲巨浸其害居諸水之半此河舊亦由柳塘口高家庄入于小清河蓋昔人爲石閘于下流而竭之使東務可通舟故也今閘既廢而河身且復深陡兩岸小清河故道俱已淤爲平地自岸上俛視水河且一丈有餘而水深又七八尺若復拘泥舊跡自高家庄挑起至嶺山泊之清河溝止計二十里小清河故道年淤既久民已栽植樹木小者拱把大者合抱雖淺堤斷隴隱現無常而河身已幾于不可復辨也地勢高仰如許若欲使潔河之水東由故道與嶺山泊之水會必須挑二丈深而後水可得行此二十里居小清河之上流既挑二丈許不知其下流又當深幾丈而後水可行也勢必不能矣然則此水竟付之無可奈何而任其爲害耶于是往復相度自高家庄舊開口遡河岸而上止八里許曰絕家口乃潔河水泥西決之舊口也西望清河之薛渡口僅五里許自此

至彼地勢趨下經三里許為常家庄即小清故道猶有存者深尚五六尺濶亦三四丈又二里許即薛渡口之舊開為清河矣此漯河之所以可由紀家口開至常家庄由故河而入薛渡口與清河合流而入于大清其勢甚便其功甚省與其開二十里高仰之地抑漯水而使之就下以五里而較二十里其遠近何如也舍五里而畱二十里其勞逸何如也文沿清河而下至齊東縣清河之水入大清河處深而且濶奔駛無滯歸為陳海溝自齊東東門視之下臨如井此其足以容水而不為民患中經麻姑堂上下倘有淺澀處則疏濬之可也况流之害但日紀家口之兩岸言水汎之時始未言下流之害但日紀家口之兩岸言之東決則由袁家口而入于潘家灣潘于詩山泊而河東之民受害西決則由紀家口而瀾滿平地浸于柳塘口決于常家庄而河西之民受害修堤築口歲無虛日勞費孔多今若由此而開入大清河則非惟下流高苑等數縣之民免害而章丘清平等數庄之

民亦免于墊溺之患矣一弊而三得利孰大焉然自常家庄而下二里餘小清故道不占民田其上三里濶四丈許餘民有稅田地當何如曰此自有處夫柳塘口舊開東西皆有壩清故道西至常家庄五里東至新橋十八里淤為平原沃壤民皆耕種樹植視為已業久矣今不追其花利但使之承受所占民地之稅糧其孰不從至于地價又或以官銀給之或以小清之故道沃壤加倍償之亦孰不願功者而利倍在所必為又况地勢水勢使然亦終不容不然者也其或有異議者蓋未審于順導之勢故也其長五里內三里平地二里舊清河身深濶俱與漯河相等須用際一丈二尺濶四丈乃可通水此章丘地方當後該縣人夫三千名三日可開一里十五日而功可成夫漯河之水既入于大清河則柳塘口舊開處高家庄以東至詩山泊之清河濶二十里淤平之故道俱可棄不必開省力多矣自清河溝而下小清受詩山泊之水東行三十里至五亮口于而北決流于駕鴨灣此二十里淺濶當濬深三四尺自五亮口起至開河

口五里許皆淤塞當挑深七八尺開河口乃受漢河之水自鄒平縣西南來入小清東行至闔家橋二即廟前會白條溝之水流至舊口約二十里許此淺涇當濬深三四尺又汶河經鄒平縣西關而北入于下清地止五里名爲開河據本處民人告稱水漲之時東決則由戴家口而漫流西決則由蕭家庄而漫流鄒平縣浮石等數庄之民皆受其害而亟欲濬之然其深不過再用三四尺夫自潛山泊至清河溝起至白條溝之舊口止通計有水而淺者四十五里無水而淤者五里此鄒平地方當役鄒平縣夫開之可自免其縣之水患也當用四千人計一月而完自白條溝之舊口起至朱家灣之夏莊口止計七八里水深不必再開又自夏莊口起至陶塘口止計七八里淤塞殊甚略有河形而已當挑深丈闊四丈皆長山縣地方此處於塞不通故往往白條溝溢而東孝婦河溢而西漫流平地浸淫數社居民患之皆開而通之則非惟水盾故道高苑等數縣免害而長山縣之水患亦可免矣此當役長山縣夫五千人每月開官

里計三十日而完自陶唐口起至劉家口止計十五里此駕鴨灣水衝小清北岸而入至劉家口而出自劉家口至蔡家口五里南岸口于受清沙泊水此二十里有水而淺當濬深三四尺相離齊東青城各五十里宜借三縣夫每縣二千名四千人每月濬一里二十日而完自蔡家口至岔河口十七里皆淤澗當挑濬七八尺宜用高苑縣夫三千名計二十日而完此岔河口乃孝婦河自嶺神鎮受諸水流至此入小清遇下流壅塞及決而北注爲害甚大自岔河口至烏河口止約五里里大約分爲三等西頭十里淤甚爲上等當挑一丈中間三十里次之爲中等當挑七尺東頭十里又次之爲下等當挑四尺使與烏河河身相平水不倒流足矣此五十里當用新城博興縣夫各四千名一日開一里每縣不過二十五里約一十五日而完烏河之下爲博興之灣頭自此以下烏河之水循小清故道而流兩不爲害但自樂安縣石辛鎮而下至海口二百里河身僅三丈許水漲止六七尺其間兩岸口子不下三四丈處堤內之水往往

與高苑流來隄外之水相平出入無定須俟上流河  
通下流水落之時有口所當築隄所當修於所當濬  
者再行估計徐議興工故留樂安與附近臨淄之夫  
未用蓋有待也議者見得見今水勢滂天黎民受害  
亟欲于樂安地方或挑支脉溝或濬花陽溝或另挑  
一河入海使洩之各該一百五十里殊不知上流  
濬河既入于大清則水勢殺一半矣小清故道又通  
則許山泊與沙河自條溝孝婦河烏河諸水皆由河  
中行則今平地巨浸之水其源俱絕矣平地之水源  
頭既絕而博興以下樂安以上俱有口乎水可還河  
趨海上既無源下又有洩直坐待其涸耳何必復為  
此浩大之功以妨開河之役耶蓋民力有限不能兩  
用所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或以疏  
通小清工程浩大謀于青城蒲臺之間相近高苑地  
方挑開一河五六十里通大清以洩諸水此家徑綽  
言似可聽昨見大清河身雖低而兩岸高于水面二  
三文詢諸居民咸謂水漲之時亦能溢岸為害今若  
開之使通于高苑以洩諸水目前亦足以快然窪下  
之處亦終不能盡涸而大清水溢之時又能倒流入  
來高苑等縣友受其害則大小清皆為患矣此所以  
斷不可從也夫濬河既改小清既通水患固可免矣  
然駕鴨灣與馬家泊皆聚水之處天雨連綿汎漲為  
害又如之何曰駕鴨灣在上流則入于馬家泊馬家  
泊在河之低岸水不能上人于小清故舊有支脉溝  
延亘三縣至樂安會小清而入海此天地生成之溝  
使洩諸泊之水也然在高苑博興境內者今已沒于  
巨浸之中其在樂安境內者已淤為民田長百餘里  
不必復開須待河道水涸之後尋其近便小清去處  
名爲滄溝者徐議濬之使有以洩諸泊之水于小清  
足矣今姑未暇及也載觀陶塘口以下至烏河口南  
岸爲新城地方北岸爲高苑博興地方水由中行南  
決則新城受害北決則高苑博興受害故小清水逸  
之時南畔之民偷開北岸往往殺入致訟勢之使然  
無足怪者然南岸地勢高故水溢雖決而進水退則  
淤而肥利害相富惟北岸地勢卑故水一決而遂聚  
經年不消所以浸淫數百里貽患五六年而民不聊

生矣愚民無所知識往往只與水爭故高苑之民則于陶塘口為堰以捍駕鴨灣之水及其既潰則又為堰于馬家泊之上亦崩決而不能禦博興樂安之民亦然每縣界上俱有遇水之堰所謂以鄰國為壑者也又新城高苑之間小清決口數十若為月隄以助之修築之勞迄無虛歲所謂補塞罅漏者也然而隨修隨廢前此命官估計惟會計此耳不知歲費若干縵而兩岸之民盜決河防互相爭鬪不知殺死者千命至卒訟者紛然可為流涕茲誠開小清水循故道兩不為患堰可不必修隄可不必築民可不必爭訟可不必罷矣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也

慧命

慧命 皇城中時... 慧命 皇城中時... 慧命 皇城中時...

叙曰國家之遇臣工可謂厚矣不惟爵以馭貴祿以馭富而且推恩于其父母及其妻能童鳳誥烈烈煌煌自一命而上罔不獲焉使閭里後之為榮施後嗣傳之為美稱則吾人之報効又當何如也至于壽考之化鬱及蒸民而耆年茂德且有童服之賜是誠曠蕩之殊恩而優渥之盛典也志恩命

嘉靖三年甲申夏六月勅封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

李舜臣父鉞為承德即母贈太安人

朕孝奉  
兩宮載舉

父煥為承新唱母觀夫安人

尊

親之典思加百辟肆覃錫類之仁眷茲卽署之臣上有

賢明之父寵榮所貴禮數宜隆爾李鉞乃吏部稽勲  
清吏司主事舜臣之父襟度坦平性資竊毅行篤天  
倫之美名遂底乎大成比南省之掄魁是東本之毓  
庭訓切業遙底乎大成比南省之掄魁是東本之毓  
秀馳聲海宇列職天曹六品推封貴乃榮于奉職一  
經啓後富不羨于藏金家慶用彰國恩伊始茲雖勲  
孝亦以勸忠是特封爲承德卽吏部稽勲清吏司主  
事於戲論華沆命益隆門闕之光錦服改觀坐享桑

榆之樂

教育勲隆母德不殊于父寵褒并厚君心實體乎臣  
綵入子之至情爲國家之定制古今罔異存致攸同  
爾蔡氏乃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李舜臣之母儉勤  
兼至慈孝夙全體坤道以相夫化行內閭佐義方而  
訓子里起中朝頤栢栢之澤尚存而風木之懷彌切

凌頓節典用慰孝思茲特贈爲太安人嗚呼遺範具  
存燕流傳于不朽幽靈著在尚歆享于無窮

嘉靖七年戊子秋九月勅贈江西道監察御史蔣賜

父海爲文林卽母封太孺人

無庸補用員外郎

君子蓄德于身而發祥其子國家體茲群臣以顯及  
乃先世將以紓孝思之情昭義方之教也爾故襄垣  
縣典史蔣海乃江西道監察御史賜之父才未大售  
于時位仍不滿其德而又樹孝友之風精術數之學  
行孚鄉閭人稱長者故慶源之遠厚積宏發乃生賢  
俊擇列秋臺敦信直毅不穉不阿肆重本源用申追  
責以慰爾于幽潛特贈爾文林卽江西道監察御史  
式耀泉尙未綏後嗣

狀推賢後之奮庸于朝雖本諸父而育之則母匪均敷

錫何以隆罔極之恩爾監察御史蔣賜之母孫氏育  
德名家作嬪良士茲特而克教慶溢後昆宜錫褒異之  
章式著貞淑之德茲特封太孺人尙服恩休益綿壽

社云... 嘉靖八年己丑春三月勅以吏部驗封清吏司署員

外郎事主事李舜臣承德即封妻為安人

朕改建庶官委諸銓部將以辨淑慝擇任使貴重且艱  
匪端慎明察罔堪厥任爾驗封清吏司署員外郎事  
至事李舜臣蔚以英髦哀然俊選文藻器業殊邁常  
流肇屬地卿嘗樹有聲聞迺者採爾之望擢列銓曹  
實推津要之地顧爾端亮明達罔替厥服可謂慎修  
其職矣閱歷荐深勞績益懋宜從家考庸示殊褒特  
進爾階承德即載錫之勅於平賢才為政之本銓司  
用人之地爾惟公惟察無爽無偏斯罔負所學有裨  
于治欽哉

士夫名行每資于內助之良肆朝廷推錫群臣必及其  
其配所以均恩渥敦激勸也爾吏部驗封清吏司署  
員外郎事主事李舜臣妻張氏育秀各門配德賢後  
克勤婦道允宜厥家宜錫從貴之恩以申齊體之義  
茲用封為安人尚懋淑德用光綸命

嘉靖十三年癸巳秋九月制以戶部浙江清吏司郎

中李舜臣為奉政大夫贈父鉞如其官母太宜人妻

封宜人

朕惟戶部掌天下之財賦故置屬視諸曹為詳必得其  
人乃克稱焉爾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李舜臣往以  
文藻之精魁于群彥既佐銓衡載司國計厥歷滋久  
而聲譽聞于一時矧其守道不阿學行日懋商權伊  
邇朕甚嘉焉茲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爾其  
益勵操修罔負厥蘊以體

朕任賢圖治之懷欽哉

君子劬用于世而弗獲寃其所施必有嗣而興者以  
食厥報爾封承德即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李鉞乃

恩命

卷十九

三

先朝嘗受二命之寄存心愛物仁惠有聞是以慶澤流衍發祥厥子方以才識効勞國家載錫寵褒增擢不朽斯爾之義訓有徵茲特贈奉政大夫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爾靈弗昧

朕命其欽

賢俊之興雖由父訓而資于母德亦多矣匪均敷錫何以隆罔極之報予爾贈安人蔡氏乃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李舜臣之母敬以相夫慈能成子養雖弗逮名則永昭宜有卹恩用為賢母之勸茲特加贈為宜夫其慰徃靈永光來裔宜爾子曹恩特加贈為夫婦人倫之始故夫顯以榮則婦貴于室理宜然也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李舜臣妻封安人張氏婦道之順微于相夫夫階既榮爾宜並貴茲特封為宜人朕茲寵光益修闡德

嘉靖十五年丙申秋七月勅以直隸河間府通判李用中為承德郎封父通知其官母贈太安人妻封安

人

國家設通判于諸郡以佐理政事職守雖殊而責任均重必得其人乃克濟焉爾直隸河間府通判李用中早以雋才登名鄉薦授官令任實理邊儲顧能庶職以持身勤以集事監收務餉而積羨有餘委輸列名皇而用法允當歷年既久屢被薦揚宜有渥恩用為賢知能者勸茲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爾其祗膺明訓益展才猷國有崇階

朕不爾新欽哉

朕于群臣之畫職者必推思于其親所以彰賢而勸孝也爾李通乃直隸河間府通判用中之父躬全厚德重于鄉評庭訓夙嚴克成令子方以才識效用于時爰布國恩用昭家慶茲特封為承德郎直隸河間府通判茂膺寵光益緝壽祉賢母之名顯聞天世必于其子敬之故緣于貴母國有令典亦奚間于存沒哉爾蔣氏乃直隸河間府通判李用中之母夙著母儀訓成賢子維祿養弗逮而



慈行足傳宜有渥恩用伸追卹茲特贈為安人國典  
既隆孝思良慰于百代  
朝廷敷錫群臣爰及厥配重齊體之義也爾直隸河間  
府通判李用中妻汪氏恪修婦道善相乃夫夫既顯  
榮爾宜偕貴茲特封為安人格承綸命益慎壺儀

嘉靖十八年己亥秋七月制封南京尚寶司卿李舜

臣妻為宜人

朕惟王者敬格 皇天用去 朕惟王者敬格 皇天用去 朕惟王者敬格 皇天用去  
祖考以布惠術茲以冊奏禮成寵賚大小臣工徧逮佻  
儷以明揚神休爾南京尚寶司卿李舜臣繼室朱氏  
婉婉懿恭淑柔莊靜禮門淑媛賢士好述且能延著  
壺範以嗣前人之烈明修婦順翊贊爾夫之忠其無  
愧于葛覃之勤鷄鳴之賢矣屬此曠儀用特休錫茲  
特封為宜人尚期旦夕警戒以資其德居息相助以

茂其勲祗沐休嘉益光惠則

嘉靖三十四年乙巳秋七月勅以刑部陝西清吏司

主事程紳為承德即贈父王如其官母封太安人妻

封贈安人

夫司寇之屬所以佐其長持法挈令秉公悉明務于  
克允以輔成刑中之化也非時俊又朕不輕畀爾刑  
部陝西清吏司主事程紳往自賢科政成名邑以才  
被召擢置曹乃能恪守憲章靖恭有位朕甚嘉之茲  
以覃恩特進爾階承德即錫之勅命夫先王慎刑貴  
得其當也能哀矜無辜而不失有罪則可謂明吏矣  
尚敬厥職無忘命辭

朕作 新廟陟降 恩命

祖考惟是耿光聚臨在上而百辟皆承于下  
朕用黃推恩之典單及在廷所以咸遂孝思而務追本

始也爾直隸真定縣縣丞程玉乃刑部陝西清吏司  
主事紳之父昔以循良貳邑既嘗流澤于民而善慶  
在躬復以植德于後爾嗣之顯可以知其本源已茲  
特贈爾為承德郎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蓋爽如存

朕  
幽宜斯慰

朕聞古之君子奉父母之教以事君而賴君之寵以顯  
親此皆其所夙夜而不怠者也今士有賢母而朕可  
無褒嘉之典以慰忠孝之心哉爾刑部陝西清吏司  
主事程紳之母祝氏早相其夫以廉官于外繼成其  
子以顯列于朝享茲永年茂膺介祉斯足嘉矣茲特  
封爾為安人爾尚益行壽康洵膺來命

朕聞士大夫之婦有勤勞于徵時而不克享于通顯者  
何其命之弗淑也所以褒卹其可後哉爾刑部陝西  
清吏司主事程紳妻蔣氏來嬪告人而身以早世爾  
雖不終而相夫之志畢矣茲以覃恩特贈爾為安人  
庶副幽靈朕此寵命

古者稱賞婦之行所以齊體一德內外相成以明有  
助也朕嘉奉憲之臣而必推及其配者豈非錄其能  
助哉爾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程紳繼室崔氏育德  
于家克佐夫子用慎厥職顯名法曹爾之賢見矣茲  
以覃恩特封爾為安人其尚益茂故承以膺寵譽  
無敬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夏五月初以直隸揚州府高郵

州興化縣知縣程鳴伊為文林郎贈父紳中憲大夫

母封贈太恭人

環百里而為之宰于民家親織專而志可行能體朕  
德意于惠元元非良牧莫與共此也爾直隸揚州府  
高郵州興化縣知縣程鳴伊克承家學蚤擅文譽紹  
美賢科筮任邑宰乃能兼以親身惠以及物振民之  
窮而逋逃以歸輿地之利而荒穢以墾卓有治行非  
之薦童茲奏歲閱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以爲爾嘉夫政平訟理橫于懷保之念臻于阜安之效庶幾有司之良也茲有新命晉地曹以所熟閱手聞聞者以理財賦則上下各有其利矣茂膺訓命益遂性猷欽哉

人臣服采懋庸所以報主亦所以顯親或子之秩未能加于親則追進其親之階而表揚之夫亦庸孝思于不匱也爾原任山西按察司副使程紳乃直隸揚州府高郵興化縣知縣程鳴伊之父蒞以文學奮于甲科踐更中外懋懋厥服晉貳外臺備兵邊鎮乃能殫力經營不辭備禦功施未竟邊爾不祿貽毅嗣賢克成爾志孫厥底績之由是徵庭訓之素茲特贈爾爲中憲大夫雖秩仍其故而階叙增華祇承渥恩幽靈克慰

毋氏劬勞之德人子所欲報也朕體群臣以勸忠寵綏之命必並逮焉矧有固楚之懷者共爾贈安人蔣氏乃直隸揚州府高郵州興化縣知縣程鳴伊之母內則素閑閨彛名迪既敦婦道不忝毋儀祿養雖違而禁命申錫亦可以慰矣茲特加贈爲恭人允貴九

類尚其欽服

朝廷體群臣而綸寵及于繼母誠念其訓育之功不殊于所由也爾封安人崔氏乃直隸揚州府高郵州興化縣知縣程鳴伊之繼母裔出各宗德稱女士歸逢昌熾恪嗣前徽貴並夫階養習子孫可謂榮矣茲特加封爲太恭人茂迓綸恩永綏壽祉

隆慶元年丁卯春三月制以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

程鳴伊爲奉政大夫妻封宜人

朕嗣丕基敷求至理首惟足國裕民之務是究是圖所望于司徒之屬固甚殷也爾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程鳴伊學紹家聞名揚軒對筮仕宰邑益聞卓異之聲晉陟民曹茂著蕪能之譽卽闡既正益殫賢勞朕茲覃恩爾得真授今職進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戡軍國之需仰給積貯是皆民力之所供也今邊臣朔告急帑臣告匱議者復指于民以取盈焉朕甚憫之爾其審度熟計使用不訓而民不病以稱朕寬元元

恩命

卷十九

七

之意欽哉... 朕觀召南諸詩... 于內者必有純一誠敬之德... 朕配豈不宜我爾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程鳴伊妻封孀人李氏... 然克相令人贊朕... 為宜人尚敦儉戒之風... 萬曆元年奏西秋七月制以陝西按察司副使程鳴

伊為中憲大夫妻贈恭人... 朕加意庭案施及兵憲之臣... 任雋特重資銜均爾陝西按察副使程鳴伊... 聞政成郡理甄掄望實擢副外臺... 顧邊疆寧輯爾與有勞可謂能其官已茲授爾... 憲大夫錫之誥命夫爾文紳昔嘗兵備于畿... 盡瘁未竟厥志所望以顯揚而光大之者在嗣後人

也汝今解佩西上... 國承家可不勉與... 疏榮之典... 襄之績明... 累封宜人李氏... 懋賤有相之道... 懋也茲贈爾為恭人...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春正月勅以直隸保定府新城

縣知縣陳濬為文林郎贈父誥如其官母贈太孀人... 妻封贈孀人... 上谷故吾旅... 賢且才者... 保定府新城... 賢科公... 恩命

清憚好蠹古所稱德續仁繼嗣殆幾烏茲用授爾階  
文林卽錫之勅命夫士委質服官所貴建績垂不朽  
耳誠令歌興爲函頌起甄鑒卽三旌九鼎曷道哉爾  
素有緒矣其務哉乃心換厥終圖要以永有聞于世  
惟朕亦不忘爾哉

漢廷以明經重至有承問稱旨邇崇其師况其世長  
有人文章紹編刻者褒嘉庸可後子爾陝西行都司  
儒學教授陳誥乃直隸保定府新城縣知縣范之文  
業精延閣鐸振鴻都三典教而譽髦有聲一署理而  
堅不解雖厥施未究而爾予以三異奏績猶爾之遺  
也茲用贈爾爲文林卽直隸保定府新城縣知縣恩  
隆新濟澤賁陳根

夫士有起自少孤而能砥厲世業奮騰循良徽母氏  
稱先君以助之何以至此爾崔氏乃直隸保定府新  
城縣知縣陳澧之母純德高華持心孝敬荆布自給  
光佐青箱之業蒸編猶在克開墨綬之賢茲用封爾  
爲太孺人鸞語揚徽燕吟流譽  
夫士方與傑特所賞乎改著公資之配豈淺哉惡憲

謂以笄珈而忘菅蒯爾直隸保定府新城縣知縣陳  
澧妻蔡氏秉心溫惠視範肅雍養謹餼晨勤修視夜  
與夫偕約而不弗與偕榮良足惋也茲用贈爾爲孺人  
有赫絲綸永光窈窕

賢長吏案牘弗留脂膏弗潤此其內助宜必有歌明  
爛而樂縞綦者爾直隸保定府新城縣知縣陳澧繼室  
劉氏躬有令儀嬪于括士是修采藻澤治禁穆爾夫  
以冰玉揚輝聞秀之襄徵已茲用封爾爲孺人益博  
壺範懋贊官常

### 壽官

嘉慶 張郁 九十三歲應

隆慶 陳芳 八十五歲應

萬曆 陸尚忠 八十三歲應

恩命

卷十九

不道宇宙大矣何所不

志

蔣彬 八十一歲應

張孔教 八十一歲應

張孔教 八十一歲應

九

王遊

八十歲應

崔頂

八十歲應

詔刺

八十五歲

詔刺

八十一歲

詔刺

八十五歲

詔刺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壽

八十五歲

壽

八十一歲

雜志 叙曰志猶史也史之紀事也核而其為文也精志則

惟其事不惟其文故存古傳疑殊條瑣撰無弗載焉

夫灾祥以備監戒信矣寺觀之設雖非其正有其舉

之莫或廢也妖多之事君子不道宇宙大矣何所不

有八景終焉則縣之大槩也志雜志

漢琅槐縣 屬千乘郡 按水經註濟水東歷琅槐縣故城北

沿水東北逕琅槐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云博昌城

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以二水徵之其地當

在城東北域內東對濼姑澤山二水澗之其地當

漢鉅定縣

屬齊郡

按水經註淄水又東逕巨淀縣故城

南縣東南則巨澱湖其地當在今城東北清水泊西

北鉅定琅槐與廣饒三縣東漢俱罷良以地卑近淄

爲暴水所敗人民日寡故也不與宇宙大矣河迤不

馬井城

未詳所置者屬

按水經註淄水又東北逕馬井城北

亦今城東北地也

按水經註淄水又東北逕馬井城北

故縣城

在城北二十里淄水陽

本志序云或是腳道元時廣饒

見城按廣饒自東漢罷至晉而復或以漢城圯水更

即置于此未可知也今有址存

漢利縣城

屬齊郡

今屬博興縣萊城之東偏即吾縣土

劄兩漢時吾縣實其東境故志之

桓臺

在城東北二十一里

按史記武帝紀李少君見上上有故

銅甌問少君少君曰此甌齊桓公十年陳于桓寢已

而驗其刻果齊桓器註服虔曰地名有臺也瓚曰晏

子書桓寢臺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桓寢在青州千

乘縣東北二十里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登

桓寢之臺即此

海謂渤海

據諸則今之謂桓臺者其桓

寢乎

在城東南

謝頌頌今之階臺臺各其階

青丘按齊乘樂安北清水洎蓋以青丘得名齊景公

有馬千駟田于青丘即此

狀若臺人力爲也未詳所始元爲禱

龍丘

在城東南

兩處有斷碑沒土中

明朝洪武間知縣謝中嘗建龍祠其上今祠廢惟丘存

明誠書院

在城西

元邑人程鵬建蒙賜題云今廢

吉祥寺

在布政

分司西

金明昌元年建

明朝洪武天順間修

龍泉寺

在城東差南一十五里城悟社

馬鳴寺

在城東南二十五里郭家社

大聖寺

在城南差東二十五里賈家社

永寧寺

在城南差西一十五里新張社

皆公寺

在城西南二十里楊趙社

南妙相寺

在城西北一十五里丁村社

昭慶寺

在城北差西一十五里韓疇社

興國寺

在城西北四十里碑寺社

北妙相寺

在城西北六十里藍塚社



崇慶寺

在城東北八里趙家村

桓臺院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桓臺社

興教寺

在城東北六十里高家社

天佛寺

在城東差北二十五里散水社

禮佛寺

在城西北九十里田家社

石佛寺

在城西北一百里田家社

玉清宮

在縣治東南

金太和二年建成嘉靖間重修原

有前門樓一座燬于火萬曆二十五年道士募緣重

建泉寺

在城東差南一十五里

東嶽行宮

在玉清宮東

建置無考成化間修嘉靖初僉事

史臣以非祀典毀撤其材爲按察行司正堂

天即廟

在縣治西北

建置無考嘉靖間知縣王本固以不

經毀

修真觀

在城西北十里丁村社

金太和八年建元末廢

崇真觀

在城東五里五村社

元大德四年建末年廢

金張信直者號希夷子樂安人也其母夢一馭隼仙人現空中遂感而娠既誕三月母亡甫六歲喜讀書

聰悟過人泰和初從父祭禮大通爲師戒行精嚴祛

聽悟過人泰和初從父祭禮大通爲師戒行精嚴祛

邪治疾大有靈應後于天長觀問天師授正盟威  
秘錄賜號真人年五十五當晝凌空而去喜齋書

按廢修真觀址有斷碑仆地任余讀之額題曰大道  
三祖圓明真人之碑厥中所述皆信真履履多與志  
符其不符者志云當晝凌空而去碑則云端坐而逝  
云爾余意碑乃信真歿時門徒所立當得其實舊志  
或得于傳聞後遂承之而致誤與圓明真入則信真  
既歿所錫號也

後魏廣饒伯李元讓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  
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縉佐餞別者  
見而拭之後復如是果以是年夏卒五堂錄重  
相傳隋蕭信公時先公未至邑一蛇穴于今城西廢

井中氣所中輒殺人忽出諸途微犬豕而食之市里  
譎奔以爲有神不敢殺也蒙信公至終公存年蛇不  
復出公滿秩去發裁三日而蛇復出爲愚民爲追及  
公當是時公安有還理得其衣履而已遂爲之位委  
衣履焉而拜蛇自此不復出于是持矛矛負土往塞  
實井覆以大石封土其上于其垂立公祠其所封井  
上土高若墩然余兒時及見也時金明宮遺文卷八

周赧王三十一年齊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

沾衣帶本欲云至立凡屬異事類東千乘

漢宣帝本始元年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

元帝初元二年正月戊午齊地震北海水溢里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交豫入

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

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良土封塞

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四枚俱長六丈高一丈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

晉武帝太康六年二月齊郡臨淄等四縣樂安等

縣隕霜傷桑麥

宋孝武帝孝建二年九月己丑朔嘉禾異畝同穎生

齊郡廣饒縣

唐高宗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風海溢漂居民五千

餘家

宋仁宗皇祐五年二月乙巳齊大風海水暴上壽光

千乘民數百家被其災而死者幾半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四月益都樂安縣朱五十家牛

生犄犢兩頭四耳三尾其色黃即死

明朝成化間沈令清建文廟成有白鳥六七百餘自南

開飛來環繞殿土次之向東北去白鹿六千百餘且南  
博興灣頭舟人嘗言河雖隆寒不冰合也冰合必有  
異正德六年寇暴是已其祥早見于五年冬當是時  
河冰百里間厚皆數尺豈不異哉此前稱濟德者所  
未有也星茲正平一日乃有大風樹木暴土盡火

正德十六年阜城舖北忽出一泉在大道西滙爲方  
丈坎北流至南門外折而東今存非值感旱不涸也

按泉出邑之有識者咸以爲夢奠李先生高第兆越  
一載透冠南宮其言果驗蓋先生世居鵲村泉近三  
里許且有盛名故人皆理之之既驗遂曰泉爲瑞泉  
云余少嘗至泉上見其停蓄泓深水同渠渠頗疑有神

物在不取道視也嘉靖三十年後泉漸清淺人時入  
畧西南徙惟隨地爲坎而泓深非從矣今已又涸  
惟枯渠行非霖潦無水也人不畏食焉蓋千厥於聖

嘉靖末年縣民耿氏家有雌鷄伏子久忽羽毛成五

色作雄鷄鳴

隆慶元年正月朔日獲白鹿于新鎮場其月復獲

白鹿三年七月十二日大水漂沒田廬無筭

萬曆四年五月十五日大風自西北來折木揚麥屋

瓦皆飛

徃武安王祠懸一木牌書曰遊擊將軍御水謹製絳

紗袍一或曰是卻捕寇山東忽與賊遇時或見一舟  
面騎將乘風而下卒摧破寇卻以爲得王之助也又  
以莫如吾樂安崇事王特獻袍于祠製袍雖非曰王  
之靈未嘗解爾

禹貢稱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以往耶其地都無

所生婦人有白首而忽不識五稼何歲時盤薦惟魚

猿爾正德癸酉知府朱鑑詩有曰

目極風烟是水濱  
咨詠民瘼此郊巡

天縱橫有地七言成鹵遠近無人不是貪謾道汗邪休過

望須知滄海亦揚塵封章向日煩

懷雨露春又曰不毛地苦頻年稅懸幣室如百姓貧

海若生潮成碧浪天知不雨盡黃塵河環二月無花  
柳密通孤村不見春

附舊志八景詩天濤野亭始世樂有寺樹文成

來公署槐陰需刊命物蒸煎飽暮歡點點半空為

琴堂清楚簿書稀槐樹圍陰退食時移上闌干遲度

影鋪來堦砌詭交枝輕風屋角微微動斜日牆頭客

容飾款擬甘棠手載盛也須先把政平之

國朝宗月色

長虹百尺跨東流明月當空避斗牛光滿一輪清映

水色同萬里影涵秋謫仙尊裡平春却江子樓頭獨

占石倚遍闌干渾不寐恍疑雪夜欲乘舟下對  
三農亭春雨  
閱耕乘暇出郊垆習習東風馬足輕駐節白衣頭上  
合倚闌銀竹眼邊明既沾既潤一犁足盈私盈疇四  
望平多爲勤民賢令尹故教河伯兆秋成  
兒家秋烟  
秋却孤塚漢儒肝翁仲荒涼鎖暮烟縹緲半空微帶  
兩氤氳四望欲連天斷碑字蝕苔痕古老樹枝枯蟻  
穴穿欲究當年耕讀事好從青史覓遺編

齊伯盟臺

築臺當日費蒸炊臺就紛紛事簡書禮講諸侯感萃  
聚義招五禁總傾輪器盈仲父功初者心怠威公業  
已踈下馬不堪重弔古斷垣殘碣一丘墟  
淄河晚釣

野岸縈紆野水寬斜陽影裡弄漁竿一釣香餌細鱗  
美數尺輕絲冰自寒瀟酒不殊臨渭水風流未遜在  
嚴灘興來換取前村酒爛醉何曾避達官  
北海晴波

青齊北去接滄溟萬頃波光四望晴落日翻盆寒汝  
正輕風捲雪午潮生層層雲裏金鰲背級級中回赤  
鯨睛距此僊家應不遠乘風直欲到蓬瀛  
西關州市小食餘  
鷄鳴茅屋曙光微西指烟關露未晞白燦負絲方入  
鎖青帘市酒又開扉東家乾沒多金錯北舍經營老  
布表况是司平嚴禁令有無相濟孰云非  
公齊自盟臺

樂安縣志後序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東青州府樂安縣知縣濬縣孟楠撰

邑有成化志自沈令清始太僕  
李公承而脩之則嘉靖丙午遞  
六十年一脩也數使然我予承  
乏茲土及五載餘故典告堙深  
惟是懼謀之孝廉蔣君逡巡無

以應也又之知邑兩博士訂李  
志而擴之稿藏在筭于是過博  
士舍出稿就孝廉孝廉卒業為  
言于予太僕名公其文深博士  
宿儒其事核文則足以傳遠核  
則足以信今無用再贅唯是已  
卯至今三十餘年無已益以二  
十餘年之事為序于欵首庶幾  
足術他則請辭予曰唯唯再越  
月而志成為冊三為圖四為欵  
二上工竣不佞宜有言綴于末  
簡自媿弗文無能為後顧惟邑  
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之體嚴  
而志之用廣史缺則六代之跡



泯志缺則其邑之跡泯千百年  
來其人與事可臚列而指數也  
潘平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又曰視已成事其意識此矣  
溥不兢兢且李之序志也曰邑  
故有志讀者莫不曰踈病其簡  
也李志出讀者莫不曰文簡而

文也簡而益之以文華采昭矣  
文而益之以核情實備矣即其  
中一二言之建置則稽水經度  
輿圖而不敢執典廢之由風俗  
則選其先淳而後漓城池則表  
其昔鞏而今堅田賦則稽其登  
耗之數而察其利弊之原公署

則著其傾圮之故而詳其脩飾  
之因學校或以補隙或以偉觀  
選舉正途者入雜途者刪名宦  
鄉賢登而為二考其入祀之實  
并其從祀之文人物節孝亦登  
而為二稽其素履之詳參以新  
舊之異至于序記碑銘必其文  
之雅詞事之闕涉然後入之否  
則雖工弗錄他則一切仍舊而  
已未嘗以己意附會于其中視  
嘉靖志則倍之視成化志則又  
倍之矣其採事也近真其用情  
也近直其立言也近樸而不蔓  
津津乎成一家之言也然而孝

庶君嗷嗷然若無當也逡巡猶  
是已嗚呼予讀是志也竊因之  
有感焉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邑名樂安其來舊矣民習靜  
而安不恩有司樸遯無纖巧綺  
靡輸將恐後士耿而文骨骸文  
學之臣累累而今何如也并當

世之文罔固人人翁伯行也家  
無檐儲鮮衣怒馬矯為富貴容  
莫不疾公賦而逃之不可究詰  
士累歲不一登天府風斯下矣  
何以名樂安為也豈風會之流  
卒不可復反抑以司風紀者無  
以振揚之也是有司之責也夫

是有司之責也夫予故有揚而  
并以惕夫後之視志者豈肯無  
萬曆癸卯春三月吉風會之  
士累然不一登天極風旗不  
莫不與公相而與之不可復哉  
無辭翰鞅亦惑風激當貴容  
野之文園園入公餘餘亦亦亦亦亦

邑志跋

余不佞弗嫻于文辭跼伏草莽日  
置鉛槧之業弗理乃明府孟公數  
過而問志久之為言兩張博士有  
稿在笥明府過博士出稿付余銓  
次序中太僕名公其志文博士宿  
儒其志核博士因太僕之舊而附  
論于其後余亦因博士之舊而立

叙于其前間有因利弊可言者  
不妨劄議其中如是而已若筆削  
之任則吾豈敢公其志文軒士家  
蘇拜管即取此邑大蔣奇錫跋錢  
題而問志又之為言兩疑軒士亦  
置雖槩之業乘野不即取孟公櫻  
余不封乘賦于文輯錄外草養日

邑志題

